

## ■图片故事



# 苏公塔下的记忆

□王志强 文/图

家中有一张照片，照片中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七八岁的小姑娘，她白白的皮肤，圆圆的脸蛋，高高的鼻梁，一双凹陷的大眼睛十分有神。

2005年的秋天，我到新疆出差，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疆。忙完工作后，就近参观了慕名已久的吐鲁番，火焰山、葡萄沟、坎儿井、高昌古城，这些以往在书中知晓的景物和景色都呈现在眼前，让我兴奋不已。返程途中，远远望见一座塔。陪同人员说那是苏公塔，有几百年的历史。我很感兴趣，提出参观一下。走近看，苏公塔是座具有维吾尔文化特色的建筑，隐隐散发出塞外粗犷雄浑之风。我们登塔凭窗而望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雄健的山梁、古朴的屋舍、淡黄的树叶上，其情其景，宛如古人描写的“古道西风”意境。

时间紧张，我们匆匆走下塔。院子大门口有一排简易的棚子，几个商户在售卖各种纪念品。准备登车时，听到一声轻微的叫声“叔叔……”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穿着红外套的维族小姑娘，她手里拿着几串首饰。我问她：“有事吗？”她细声地说：“能不能买一串首饰？”我顿了顿，笑着说：“可以啊，不过你

得先和我合个影。”小姑娘开心地站在那里，同事给我俩拍了照。然后，我买了两串首饰便匆忙上车。车开动时，我看到小姑娘还站在原地望着我们。

这次受命援疆，临行前，我找出了十年前参观吐鲁番的照片，看到了这张老照片，勾起了这段回忆。我把照片放进行囊，带到了新疆。

到新疆工作后，我带着照片，驱车专程赴吐鲁番，旧地重游。再次来到了苏公塔。这里环境焕然一新，设计别具一格，高大的苏公雕像、精致的庭院门楼、整齐的商家店铺、葱茏的植被花草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我满怀新奇地掏出老照片，走到商铺里，试探着问老板：“您认识这个小姑娘吗，这是十年前拍的。”我把当时的情景给老板描述了一遍，他认不出来小姑娘是谁，但很热心地拿着照片到大门口的管理人员那里。几分钟后，老板和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维族男子走回来，那位男子对我说：“小姑娘叫阿迪娜，她母亲以前在这里做过生意，后来去城里了。听说，阿迪娜前年中学毕业后，应征入伍，到南疆当兵去了。”我听咯生遗憾，但是十分高兴，为阿迪娜一家生活越来越好而高兴，为腼

腆的小姑娘阿迪娜成长为一朵铿锵玫瑰而骄傲。

再次登临苏公塔远望，景象万千，茫茫天山大气磅礴，葡萄沟郁郁葱葱、碧涛绿浪。旧貌换新颜。在城市，现代高楼，绿荫拥路，人流相交，络绎不绝，上学路上一张张如朝阳般的笑脸，打开店铺追逐梦想的身影；在农村，葡萄架下采摘葡萄的欢歌笑语，庆祝丰收的麦西莱甫，这一切，与高耸的苏公塔交相辉映，竟是一幅绝佳的油画。我沉醉了，沉寂的时间之门被打开，记忆激荡着过去的岁月，恍然间，一个身穿军装的维吾尔族姑娘与我擦肩而过，飒爽英姿，铿锵有力，弯弯的黛眉下，一双灵动的大眼睛闪烁出喜悦、自豪的光彩……

据历史记载，康熙年间，清军西征准噶尔部，进军至吐鲁番。当地有位维吾尔贵族名为额敏和卓，他脱离准噶尔部，率领自己的部属归顺清军。乾隆年间，他随清军西征准噶尔，之后又随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。由于额敏和卓立功极多，清政府册封他为镇国公，随后晋封郡王。为了表达对乾隆皇帝的忠诚和感激之情，额敏和卓在晚年时，自己拿出费用，让他的儿子苏来曼修建额敏塔。额敏和卓病故后，苏来曼子承父业，承袭了吐鲁番郡王爵。因而，额敏塔被称为苏公塔。

历史上的额敏和卓为了维护祖国统一，反对分裂，率领自己的亲人和军队，与分裂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，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凯歌。而今的苏公塔是一座纪念塔，纪念着额敏和卓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苏公塔，这座民族精神丰碑，这座民族团结丰碑，一直屹立在新疆，屹立在各族人民的心头，激励着勤劳朴实的新疆人传承着这个伟大的精神，世代代在为祖国边疆的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默默奉献。

而今，一批又一批的援疆干部也在传承这个伟大的精神，响应中央的决策部署，远离家乡，满怀豪情地走进新疆发展的滚滚热潮中。只要这种精神长存，新疆过去、现在是个好地方，将来、永远是个好地方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

### 慈父的泪

□阎友新 文/图

小时候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我就深深地被博大的父爱所感染。

19岁初秋，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。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，父母陪我到学校，三天后，他们要返回老家了，我送他们到校门口。父亲突然跑向学校内的小超市，给我买了一罐麦乳精，爱怜不已地说：“好好学习，照顾好自己……”望着不善言辞的父亲，想想他工作的艰辛，我不由鼻子一酸，有泪珠滚落，父亲见了，嘴唇一哆嗦，眼泪直流。我怔怔地，那个19年来严肃、严格又严厉的父亲，他的泪水，让我有那么一丝丝不可接受的尴尬。

25岁，是我第二次见到父亲哭泣。那一年我结婚。敬酒敬到父亲身边的时候，父亲站起来，说一句：“要和睦……”又拍拍老公的手，说：“以后你要好好对待她……”就开始流泪，不，不是流泪，是痛哭，是那种带着呜咽声的痛哭。边上的亲戚都纷纷劝说：“那么开心的日子，不要哭啦。女儿大了，总要嫁人的。”我当天穿着超高跟鞋，而本来父亲就矮，我轻易地就看到了父亲的头顶。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花白，我惊觉父亲老了！这个发现，让我比“我要结婚，就要离开父母”更不舍和心痛，泪水慢慢涌出来。我握住父亲的手，说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你放心……”其实我那时心也是乱的，并不知道究竟要父亲放心什么。

30岁，我剖腹产生下女儿。手术相当顺利，由于我对麻药不敏感，术后三小时，剧痛就袭来，痛得我浑身冒冷汗，脸色死灰。我只朦胧记得婆婆、小姑围着小床上的新生命谈笑风生；妈妈和老公偶尔爱莫能助地来我床边问问看看，而只有我父亲一直陪护在我的床头，在我又一次叫痛的时候，他突然大哭，伏在我床边，哭得整个病床都摇晃起来。边哭，他边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早知道……就不要生好了……没孩子又没关系……”

父亲是老了。老了的父亲，类似“早知道就不要生好了”这样无厘头的话越来越多；眼泪，似乎也越来越多。某次他在客厅里一边看外孙女拉二胡，一边就默默流泪了。我从厨房出来，惊讶于他的眼泪，问他，他说是“有个小虫飞进眼睛”——那么烂的托词，我自然不肯信，再问。父亲突然指着女儿小声说：“你从我这里这个角度看，这样看过去，多像你小时候啊！”

我回想自己的小时候，父亲也是这样陪伴着我读书学习游戏玩乐……小学同学肖迪曾经很羡慕地对我说：“把你爸爸给我做爸爸算了，我爸爸从来都不陪我玩，一点也不好。我爸爸给你，你爸爸给我，好不好？”

父爱是博大的，是永恒的财富，是苦涩而难忘的记忆……我为拥有这样的一个“爱哭”的父亲而自豪和欣慰！

## ■青春岁月

老房子搬迁，整理东西时，大家在偏厦子里搬出了这个特别的“婴儿车”，大家品头论足地点评这个婴儿车的工艺。姐姐还把自己的孙子放在里面。我问姐姐，你还记得这架婴儿车吗？姐姐说，怎么能忘呢？突然间，眼眶有些湿润，想起了陈年的往事。

我们家姐第三人，弟弟是老幺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从小我和姐姐的任务就是看弟弟。要是弟弟出了什么事，妈妈第一个拿起鸡毛掸子向我和姐姐问责。每次都是爷爷把我们藏在身后，打着马虎眼，我和姐姐才能逃过妈妈的惩罚。

弟弟两岁那年，冬天屋子里生炉子。弟弟因为小不懂事，玩炉子里的火，结果烧着了衣襟，也烧坏了肚皮上的皮肤。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妈妈心疼得不得了，我和姐姐吓得像一样站在角落里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姐姐拉着我飞快地跑去爷爷家，在爷爷的被窝里，度过了本应该挨打的夜晚。



### 用爱改装的“婴儿车”

□宋千寻 文/图

春天时，弟弟肚子上的皮肤结了痂。可是不能从前面抱他，会碰到结痂处，弟弟就会哇哇哭。他又不在屋子里安生的呆着，总哭闹着要出去玩，可愁坏了我姐姐，怎么能让他不哭又能带他出去玩。我就和姐姐用被单两头拴上木头，做成担架抬着他出去。结果弟弟只能躺着，坐不起来。抬到爷爷家就把我和姐

姐累得满脸是汗，爷爷让我们在他家等着，他搬来竹椅，然后又去了趟二爷家，把二爷的竹椅也拿来了。一个中午，我们就看爷爷又是绑，又是缠，又在椅子底部叮叮当地安起四个小轮子，最后拿起小被子放进两个竹椅改造成的“婴儿车”里，说一声“妥了”，“把小三放进去试试。”我和姐姐

抬着弟弟放进婴儿车。推出院子，推上大路，还推出了村外。那婴儿车的轮子灵活得很，只要稍微用力就可以飞快运转，推起来像顺着风奔跑一样，别提多有趣了。周围的人出来看新奇，都夸爷爷的手巧，就是白瞎了竹椅给孩子当玩具车。爷爷说，不白瞎，我孙子用它，就不糟蹋。

爷爷满意地笑着，二爷在村那头儿叼着烟袋，看着孙辈的孩子跑在大街上，一个劲儿喊我们慢点，千万慢点。

后来这个婴儿车推过我们族里十多个孩子，都知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有灵性，会保佑孩子健康，被当做吉祥的东西，小心使用。再后来我们都长大成家了，住进了城里，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孩子们都有了漂亮的婴儿车，再也没有用过这辆改制的婴儿车，它渐渐蒙了灰尘，不再那么光鲜，可是，那些爱从未褪色，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着光，透着亮，照耀着我们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 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